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

韓暨

韓暨字公至南陽人黃初中遷太常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祀皆在郭外暨奏詣迎歡曰廟神主運立洛陽廟四符蒸嘗親奉築殿崇明正禮廢去法祀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詔曰暨潔身浴德志節高潔守道彌固老而益劬為司徒亮謚曰恭侯

崔林

崔林字德儒武城人太祖召除鄆長負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史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涉以林對於是擢冀州主簿文帝踐阼為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書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杖節統事莫不奉賤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設卿邪別駕其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能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此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左遷河南太守清論多為林怨明帝即位轉光祿勳司隸校尉罷非法除過負吏林為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劉劭作者課論制下百寮林議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頰令之制度不高踰關唯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我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孟康薦林曰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故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徒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推之私量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傳消儉守約則季文之匹誠台輔之妙器表職之良才後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臣松之以漢封丞相邑高前

高柔

高柔字文惠陳留人從凡幹袁紹甥也太祖以柔為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故曰昔

邴吉臨政吏書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其召選自勵成為佳吏柔自歸太祖為刺茲令史

處法允當獄無留滯以夜匪解縣祀文書而衆太祖計張魯柔諫宜先招集三輔三輔平漢中可

傳檄而定也 魏國初建為高書郎轉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法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舜

流四凶桀臯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據清職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 時置校事盧洪趙達

等使察羣下柔諫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太祖曰卿知達等惡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

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軒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文帝踐阼加治

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輒殺而實告者柔上疏曰昔周公作誥稱商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

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宜除妖謗實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從相誣告者滋甚乃下

詔戒以誹謗相告者以其罪罪之於是遂絕 遷為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布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

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非朝廷當大臣

之義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今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

廷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帝嘉納之 明帝即位封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遵道重學聖人洪訓

表文崇儒帝者明義太祖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校學之官高祖即位興復辟雍州立課試天下之士

復開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令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選限不過長非所以崇顯儒術者昔楚

禮申公學士甄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帝納之

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事連天繼嗣未有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寶不營

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今罷作

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今罷作

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今罷作

者使得就農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廣室以燬國四十歷年滋多可妙簡叔媛以備內宮之數帝報曰知卿忠乃心王室蘇克昌言他復以間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免其功曹張京詣校軍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怒曰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初公孫淵凡是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帝斬欲就獄殺之柔曰見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仲尼亮司馬牛之愛和羹明叔向之過昔之美義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死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沒官柔上疏曰聖王御世以廣農為務檢用為資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蓄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糜鹿之損甚多惟陛下寬民閒使得捕鹿則黎庶永濟護軍營士實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遂捕沒其妻盈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真有省者乃詣廷尉柔問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子文適坐事繫獄柔乃見于文曰汝昔舉實禮錢不予文色動柔曰汝已殺禮使辱早服于文於是自首殺禮柔未語復盈母子為平民在官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日遷司空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柔行大將軍事據奏營宮主謂柔曰君為周勃夫亮諡曰元侯

孫禮

孫禮字德遠涿郡人太祖召為司空軍謀掾初袁胤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後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害乃從為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為聞應時平泰從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為不可深入不從而敗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帝獵於太石山虎趨來與禮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以曹爽為大將軍拜禮長史禮素直不撓爽弟便也以為楊州刺史吳全琮帥數萬眾來侵寇禮躬勒衛兵

禦之戰於芍波禮蹈白刃秉杓鼓舞不顧生賊衆乃退乃書慰勞徵拜少府 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
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禮曰訟者據據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老者不可加
之按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使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禮
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云圖不可用禮上疏曰衆口鑠金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
行令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詳書圖畫可得尋案榷校也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
爽誅人為司徒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列侯禮與盧毓同郡而情好不睦為人雖立
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懿謚景侯

王觀

王觀字偉棠東郡人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為丞相文學掾出為令所在稱治 明帝幸許昌召觀為治書
侍御史與行臺獄時有多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 常道鄉公即位封陽鄉侯遷司空圖辭上印綬
懿謚肅侯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任職流稱桂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法於理孫禮剛斷仇厲王觀清勁貞
包成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未保官二十年元老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為政矣

辛毗

辛毗字佐治潁川人從袁紹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不可
不毗對曰袁氏兄弟讒間因分為二連年戰伐加以旱蝗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無其迅風之振秋葉
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於河北得河北則六軍蹙而天下震太祖乃許譚明年攻鄴克之表毗
為議郎 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邳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

文烈憂不輕矣 文帝踐阼邊侍中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帝從之 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可以為不可而帝意甚感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毗曰陛下以臣劇謀諶之官臣所言乃社稷之慮也帝不欲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大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徒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從其半 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其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為之掃出 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滂先叛昔尉佗稱帝于陽借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連遠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今日之計莫若修文德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疆壯未老童叟切 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當以爲遺子孫和毗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 明帝封穎鄉侯時中書監劉放孫資見信於王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于故諫曰劉孫用事象皆影附夫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事不過令吾不作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與其高節邪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恩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幸毗宜代恩帝以訪故資放資對曰陛下用王恩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真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 出為衛尉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諸葛亮議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遠東量其意指欲相左右惟陛下為社稷計帝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其議者立名之時也王者之郡當及民勞無辨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摹之略帝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損廢人功民不堪役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何以禦之帝乃止 亮所中死帝惜之陳

群曰即誠良將國所係也毗心以為郭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納之意而示外以不大乃持謀曰今國內所少宜張印乎群曰誠如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更矣 諸葛亮出渭南明帝

以毗為大將軍師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達宣王為大將軍數欲進攻毗某不聽 楚謨南侯

楊阜

楊阜字叡山天水人以刑從事為牧宰端使詣許阜遂關右諸將問表曹勝敗阜曰表公寬而不斷奸謀而少決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也端子康代為刺史辟阜為別駕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善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為備不周超幸請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超盡兵隴右之眾凡萬餘人攻城阜奉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千餘人使從弟岳結安定梁寬等與超戰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封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壽關內侯阜讓不受太祖報曰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 後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舊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從沮道趨下辨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及應之太祖遣都督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者羅毅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 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魏里百姓極負而隨之為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 文帝問侍中劉暉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都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嘗見明帝着襦被縹綾半庭袖阜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 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多殺鳥雀阜上疏曰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充奔聖德求非索諫大為勤功務早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絺此皆能昭令聞貽孫謀者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乎世所以衰約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

懼矣。時雍立王植，怨於不爲藩國。王親法甚峻，密故年又陳力救之。表報曰：「間得密表，陳柱古、明王聖主，以諷閣政切至之辭，致誠爲實，退恩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惡苦言，吾甚嘉之。」遷少府時，曹真伐蜀，遇雨不進，車上踊曰：「昔文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植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陳者哉！聞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若有不繼，必違本圖。昔卽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觀淨食，今者軍用不足，宜節度。帝卽召諸軍還師，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卑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與國在於務農，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也。百工不教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也。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頑苛此亂民之甚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蓋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帝既許許當夏營洛陽宮殿，觀閣車上踊曰：「羌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臺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願陛下以前古爲深戒，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爲己任，數諫，帝不聽，屢乞遜位，未許卒。

高堂陸

高堂陸字升平，平陽人。魯高堂後生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郡，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陸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鞅，秦軍相如進，並臨臣名君義之所討。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太祖召爲丞相，軍議孫明帝以陸爲給事中，博士帝初踐祚，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陸曰：「唐虞有過，審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恩，以爲不宜會，帝敬納之。」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陸上踊曰：「昔周景王鑄大錢，作大鐘，單穆公諫弗聽，泠州鳩對弗從，周德以衰，今小人取亡國不度之器，琴瑟頽費以傷德。」

政非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帝使下簡難曰隆興衰在政樂何為也隆曰禮樂為治之大本蕭韶九成鳳凰來儀當鼓六變天神以降政以是平刑以是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禁存亡之機恒由此作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遂遣侍中領太史令索華殿哭詔問祈禳之義隆曰災變之發所以明教誠也惟率禮循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天從高殿起也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桑穀生於朝武丁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孔子曰災者脩類應行積德相感以戒人若是以聖主觀災責躬退而脩德以消復之令宜罷教民復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帝竟復崇華殿時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 是歲有星字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復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知禮而崇飾宮室士民失業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德政在安民為先夫米稼單宮唐虞大禹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商所以祀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其章均始於房心祀帝座而干紫殿宣崇祇誓之禮以率天下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九服恭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救宜崇禮樂班叙明室情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推頌之聲盈于六合隆以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數演舊章奏而沒焉帝從其議改青龍為景初 後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闈鑿太行之石其米穀城之土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

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凰奇偉之獸飾金璫霞雲臺復宵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天作淫雨隆上疏切諫曰士民者國家之鎮也穀帛者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今吳蜀非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僭號帝豈不為國憂乎昔秦始皇始上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憂而脩長城之役一朝匹夫大呼天下傾覆亡國之主有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聖賢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惠下養民而賞拉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況今天下凋弊若有寇警則臣懼販粟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帝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春忽忠款不昭願陛下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勿然與來事之淵塞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蕪果口爪習亦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厲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基時鎮撫皇靈莫忘帝嘗問之東邊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非虛斯蓋前代之明鑒詔曰生庶倂伯表直過史魚昔邠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馬而濟愈生其繼飯專精以自持隆卒

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勸於君主明戒驗於身後鑿齒可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之忠且智者

始景初中詔曰聞子譏原伯之不學前知醜秦世之坑儒伏生將老文帝嗣以箴錯穀梁秦疇宣帝承十郎其科郎更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隆分受四經三禮具設課試之法數年隆等卒學者遂廢評曰平此楊阜剛亮公正疎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愛陳誠疑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於虞夏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十一

滿寵

滿寵字伯寧昌邑人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平民太守使寵糾朔等請罪不復鈔略縣人張邕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千亂吏政寵因其來率吏卒收之詰責所犯遂棄官改○太祖臨兖州辟為從事時袁紹感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萬兵二千人合就田業○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為羽所沒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崩壞眾皆失色或謂仁曰宜乘輕船夜走寵曰自許以南百姓投擾羽所以不敢遠進者恐吾軍持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君宜待之寵沉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 文帝即王位破吳於江陵有功拜伏波將軍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勸諸將曰今夕風猛賊來燒軍宜為其備諸軍皆督晝夜半賊果來燒寵掩擊破之 明帝即位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亮豫諸軍皆集賊尋退被詔罷兵寵以為合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軍而倒還乘虛不備也表不能兵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初寵與揚州刺史王凌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疲老悖謀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強見而遣還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躓食馬援據鞍若何與廉馬相背其惡安違境惠中國 時權歲有來許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連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護軍將養議以為示天下以弱未攻而自拔寵曰兵者詭道故能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眾

中有自大之言上岸權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權兵籠伏軍擊之斬首數百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罷募壯士數十人拚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於是引退景初二年遷太尉罷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與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發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漢議景侯

田豫

田豫字國讓汝南人鮮于輔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為長史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官速故命輔從其計太祖召豫為丞相軍謀除穎陰朗陵今遷兗陽太守所在有治鄆侯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蓋前年代皆豫策也文帝初北狄強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統御各有分界烏丸王骨逐菟點不恭豫因出塞按行單將麾下百餘人入進部進逆拜遠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眾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眾數千為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其御夷狄常摧抑兼并乘散疆猾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中領軍楊譽舉豫應遷乃使豫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賊眾渡海過惡風船皆觸山沉沒盡虜其眾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卧不起令眾敢動待斬有頃竟無賊正始初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徽為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由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拜太中大夫食卿錄年八十一薨豫清儉約素嘗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秋私遺悉簿藏官雖殊類咸高豫節鮮卑素利等多以牛馬遺豫送官胡乃密饋金三十斤說曰我見受之胡去之後吳以收關詔袁曰昔魏降關豫以納荒今卿舉袖以受枚金朕甚嘉焉賜絹五百匹

郭淮

郭淮字伯濟太原人建安中舉孝廉太祖留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與備戰過害軍中援獲淮收散卒推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速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幾今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準民以德夏后政棄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帝脫之青龍二年諸葛亮威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園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封曲陽侯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處身清白規略明練牽招東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徐邈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太祖召為丞相軍謀掾後為尚書即時禁酒而邈私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怒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偏醉言耳文帝踐祚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甞於轅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帝大笑曰名不虛立明帝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寇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廩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當賜散與將士隨時供給其家彈郭繩枉州界肅清遷

司隸校尉百零敬憚之歎咸拜司空遷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老病忝之固辭不受亮誌
穆侯 嘉平六年朝廷遣思濟節之士詔曰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徐邈胡質田豫
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八賢庶政忠清在公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其賜穀二千斛錢
二十萬布告天下 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稍潔而不介博而守
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
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瑋等用事書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
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
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

胡質字文德壽春人少與蔣濟知名江淮問濟濟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又敏字通達至於精良綜
事過之太祖即召為領丘令 黃初中遷朔州刺史吳未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以為賊威不可追
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 遷征東將軍都督青徐諸軍廣農積
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沉實內察不以其
節檢物所在見思亮家惟有賜衣書篋而已子威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

王昶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木城林昶所開荒萊勸百姓墾田 明帝時加揚烈將軍昶雖
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墜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
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為子作石字皆謙實故兄

子默字處道子渾字玄冲字道冲書戒之曰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富貴聲名人情所樂君子或得而不處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汝曹立身行己連儒者之教願名思義不敢違越古者蠶孟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違行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凋若范白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范太子退朝華武子曰何暮對曰有秦客之辭於朝大夫莫能辨蓋范以此云引誤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代有能寡不自矜代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君子不自稱惡其蓋人也若夫山林之士甘長識於首陽安赴火於綿山雖可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不願也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親之晚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是非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奇才識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處不避澆怯而義重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及其用財先此疾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實道其處勢戒驕淫其有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吾復何憂 青龍四年詔欲得才智文章謀慮淵深善下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脩容靜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各舉一人司馬宣王以昶應選 正始中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事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赴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二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 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具

二欲用考試考致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錫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從節儉令衣服有章備載着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使撰百官考課事祖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家宰之職天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又無校比之制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 二年起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帝從之於是與賊大將施續戰克之斬其將鍾離茂許曼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 遷征南將軍毋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 諸葛誕反祖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續全照使不得東誕誅遷司空薨謚煇侯

王基

王基字伯與曲城人時曹王初定刺史王凌表為別駕凌流稱曹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 為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諫 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 出為婁豐太守郡接吳寇為政消嚴有慮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收集建業揚聲欲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球出廬江米然寇襄陽皆無功遷今陸遜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不過欲自保護耳權果不出 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事 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誡之曰志正則眾邪不生心靜則眾事不集忌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許允傳弟袁胤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也 遷鎮南將軍領豫州刺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司馬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覺有湯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大半基雖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

軍覆上鄆武皇克秦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 淮南初定轉基任東將
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辭故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爵論景侯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者皆可謂國之
良臣時之彥士矣

王凌

王凌字彥雲太原人舉孝廉為發千長遷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文帝踐祚出為兖州
刺史討孫權有功轉青州時海濱喪亂法度未白言於魏教當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後從曹休
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歸揚豫州刺史威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
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 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吳大將全琮數為眾寇弓跋凌率諸軍
逆討與賊爭塘力戰賊退走凌儀同三司 時凌甥令孫愚以才能為兖州刺史七年阿舅甥並典兵專
淮南之重進凌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為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遣舍人詣
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先嘉平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篡奪者陰謀滋甚道
揚弘以廢立事者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討凌凌自知勢窮飲藥死

諸葛誕

諸葛誕字公休琅琊鄆人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養
敗自是羣僚莫不懷所舉 遷御史中丞與夏侯玄鄧臨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為
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 時其相題表以玄時四人為四聰誕居一人為三聰以對破
人帝以誕與浮會帝崩玄等任職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加昭武將軍誕既與玄驩等至親又王凌好丘儉
華皆誕官屬知